关于努尔哈齐民间传说的历史价值

姜相顺

满族关于努尔哈齐的民间传说，流传在东北各地，不但在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清史和满族史的研究中也有重要价值。这点过去虽经孟森先生首先指明，但往往为人忽视①，为此本文试就传说中关于努尔哈齐逃难一事作些探索。

关于努尔哈齐逃难的民间传说，据目前看到的各种文本，其中有采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北三家子屯《关于老汗王的传说》(载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82—85页，以下简称《三本》)、辽宁岫岩县的《小憨的故事》(载岫岩县文化馆编《长白仙女》3—5页，以下简称《岫本》)、辽宁新宾县的《关于老憨王逃难的传说》(载辽大中文系编《满族文学概况》24—26页，以下简称《新本》)等，大致相同的情节说明其来源是同一的；不过由于几百年的口头流传，各文本有了或大或小的差别。该传说讲述了，在明朝末年,丧父失母的小憨子(指努尔哈齐)在总兵李成梁手下当郭什阿。一天，小憨给李总兵洗脚，无意中说自己脚心有七个痦子。李成梁以小憨为"混龙"要偷偷押送北京请赏，其阴谋为李之小夫人秘告小憨。小憨骑马逃跑，李成梁率明军追击。一路上，小憨得到喜鹊、大青狗、乌鸦救护，摆脱了明军的追击。以后努尔哈齐回到兴兵府（指今辽宁省新宾)扯旗反明，终于击败明军，进占盛京(指今沈阳市)，完成了统一东北的大业。这个传说对历史记载中疏略隐讳的地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与后金战争之前，努尔哈齐同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难于搞清的问题。明朝人记载说努尔哈齐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皆忠顺为中国(指明朝)出力"②，在李成梁率领明军攻打王杲、王兀堂部时，他们是作"为宁远（指成梁）响导"③的身份出现的。后来,觉昌安被王杲子阿台囚禁死,塔克世也在"从征阿台"的战争中"死于兵"④。应该指出，李成梁对觉昌安、塔克世父子的态度是利用而不信任。根据《博物汇典》记载说李成梁使用塔克世的同时还"相其为人有反状"⑤，因此出击阿台时设计用火烧死了他。

而努尔哈齐、速尔哈齐兄弟二人，在塔克世死前曾是李成梁的质子⑥，正如《山中闻见录》所说努尔哈齐、速尔哈齐二人曾为"李成梁抚之"⑦。并说努尔哈齐"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⑧。所谓努尔哈齐"隶成梁标下",大抵是李成梁借鉴了元代蒙古族实行的"秃鲁华"即质子军⑨造成的。李成梁拥有数量不小的私家兵，见于明代史籍记载，质子军当为其中之一。

由于塔克世、觉昌安之死造成努尔哈齐与李成梁间暂时的危机⑩。满族关于努尔哈齐逃难的民间传说是就此时发生的，因为塔克世之死，是李成梁有意设计杀害的⑪，当然对努尔哈齐确实有威胁。李成梁的阴谋诡计，其所宠爱的小夫人有可能知悉，传说中的喜兰（《新本》)大概在努尔哈齐悲痛迷惑之时做了某些暗示，即《清史稿·太祖本纪》所说李成梁夫人"奇其貌、阴纵之归",使努尔哈齐及时离开李成梁部而回到建州左卫自己的家乡。

努尔哈齐与明朝李成梁的关系，由于清代官书多方掩饰、讳莫如深，影响至今，通常被

认为断无此事，以至许多史著出现一个空白。但是传说各本都一致说有此事:《三本》说“后来老汗王又伺候了李总兵”;《岫本》说“明朝镇守辽阳的总兵李成梁，经常操练人马，小憨子就天天不离地方观看”、“以后小憨子就天天服侍李老爷”;《新本》说“一个丧父失母的孤儿，流落到明朝总兵李成梁府中当郭什阿”。这显然印证了明朝人的有关记载。

问题在“郭什阿”与质子身份矛盾否?回答是不矛盾。史载春秋时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人质，身亲贱役，倍啥艰辛。努尔哈齐作人质时要“伺候”“服侍”人当“郭什阿”⑫，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从“郭什阿”的满语含义看，有“近侍、亲军、勤务兵”的说法，则明人有关记载得到进一步证实。

努尔哈齐的祖父觉昌安亦当过李成梁的人质，那是万历二年建州首领王杲诱杀明官吏裴成祖、攻击清河、抚顺为明军击败逃窜之时，李成梁“以市夷头目叫场(即觉昌安)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⑬。后王杲为海西女真首领王台所获，努尔哈齐之祖、掌管贸易的头目觉昌安才改变其做人质的境遇。这当然也是努尔哈齐为李成梁质子的有力佐证。努尔哈齐、速尔哈齐为质子到李成梁标下，当然是在其祖觉昌安为人质之后，其父塔克世为李成梁效力之时。

因为满族关于努尔哈齐逃难的民间传说产生在公然对明用兵之后，所以李成梁如何“厚待之”就不便提起了。努尔哈齐做人质时如何从伺候人的地位成为训练有素“每战必先登，屡立功”的武士，当然也不该在传说中出现。同样，努尔哈齐兄弟被明朝任官授职、步步高升、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同李成梁结成儿女亲家⑭，以及送子巴布海为明质子等等，在清代官书和民间传说都不提及。

但事实毕竟是难以完全抹煞的，民间传说各本中对努尔哈齐与李成梁关系的叙述，与明代、清初有关记载互相契合，补正了清代官书之不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

① 参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201页，认为民间传说努尔哈齐“曾为质于明将李成梁”不可信，否定孟森先生的肯定看法。

② 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载《筹辽硕画》卷首。

③⑤⑪黄道周:《博物汇典》，《建夷考》。

④⑦⑧《山中闻见录》卷一。

⑥ 参见拙作《努尔哈齐曾为明朝质子考》，《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

⑨ 《刺失丁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转引自贾敬颜:《纠军问题的议》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1期。

⑩ 王在晋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有努尔哈齐在其父被杀后“请死”的记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有努尔哈齐质问明朝“祖父无罪，何故杀之”的记载。

⑫ Gocika，近侍、亲军、勤务兵，载《清文鉴》卷八，兵类。当包含质子军。

⑬ 姚希孟:《建夷援官始末》，载《明经世文编》卷501。

⑭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载李成梁子李如柏娶努尔哈齐侄女、速尔哈齐之女为妾，生有儿子。

雍乾时期北方边境贸易新城——买卖城

许淑明

1722年，雍正帝即位。他在位十三年，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界的安宁作出了努力。1724年，雍正帝派皇兄鄂伦岱和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到色楞格斯克附近会晤俄国领事郎克，商讨中俄双方划定在蒙古地区的边界问题，并且说明，俟边界划定之后，恢复两国贸易。